

「獲上帝偏愛的葡萄園」

沒去過格魯吉亞之前，性價比極高的紅酒和斯大林的故鄉這兩個標籤是我對這個國家僅有的認知。直到踏上了這塊國土，才體會了在美食與美景的「加持」下，原來美酒可以更美。

地跨亞歐兩大洲的格魯吉亞是高加索的小國之一，接壤俄羅斯、土耳其、阿塞拜疆和亞美尼亞。從烏魯木齊國際機場出發，直航五個小時就能抵達格魯吉亞首都第比利斯。在格魯吉亞司法部舉辦的為期兩周的學習交流中，我基本全方位地愛上了這個國家。

很多地方都有「上帝後花園」的美譽，如此看來上帝的後花園也是不少。而格魯吉亞與其被稱為「被上帝遺忘的後花園」，倒不如說成是「獲上帝偏愛的葡萄園」更為



▲美麗的第比利斯

「合身」。在有八千年釀酒歷史的格魯吉亞，無論是三四十塊港幣一瓶的「超市貨」，還是上百塊美金一瓶的名莊酒，都不乏佳釀，令我在當地「紅酒的旅程」驚喜連連。

屬於亞熱帶氣候的格魯吉亞有充足的天然光照條件與各季明顯的溫差，賦予了本地種植的各種葡萄較高的甜度。所以和其他國家地區的红酒相比，這裏釀造的红酒的甜型要高半至一個級別，如果平時喜歡喝甜口，那麼在格魯吉亞就要點半甜的红酒。

第比利斯以及其周邊的私人酒庄非常多，都採用傳統釀酒的方法，酒體深紅，果香濃郁，口味清新，口感不複雜。周末最幸福的事就是約朋友「走家串巷」的「挨莊」品嘗。格魯吉亞人民熱情又大方，與好幾位莊園主人都聊得開心，最後錢都不收。

(格魯吉亞之行，一)

樂活 潘少

逢周一見報

半小時的凝滯

手機有些問題，去售後服務中心修理。工作人員將手機開機拿走，說是大概需要半小時的時間來處理。

可能受疫情影響，偌大的售後服務中心只有我一個顧客在等待。上午的陽光透過玻璃慵懶地灑在房間裏，那一刻，我彷彿進入了一個平行時空。與快節奏、無縫隙的日常生活完全不同，那裏的時間變得緩慢，空間變得黏稠。因為必須等待，所以無法離開眼前的「結界」，因為沒有手機，所以與外界隔離，被從信息爆炸的「雲端」打落凡間，各個方面都名副其實的「與世隔絕」。

短暫的無所適從之後，緊跟着的竟然是一種心靈的恬靜。彷彿在拚命趕時間去某個地方，在一通忙碌之後，我終於跳上了前往目的地的的士，雖然還是知道時間很緊，分鐘就會遲到，但自己已經上了的士，接下來路上所花的時間，已經不是我所能控制的了，無論在車

廂內如何着急都無濟於事，於是，在外部還是很緊張的情況下，在小小的的士車廂內，我有了片刻的放鬆與喘息。現在身處售後服務中心的我，和當時在車廂內的我，共享着同一種心靈的安寧。看了一眼窗外，那是旺角的水水馬龍與人聲鼎沸，但隔着一層玻璃，離我似乎有萬里之遙。

這樣時空的停滯與心靈的恬靜，在每個人的生活中或多或少都出現過。總是在生活的轉角猝不及防地與我們撞個滿懷，彷彿兩側嶙峋的山體之間，露出一線湛藍。抬頭好好看看天空中的希望，再低頭看着腳下的山路，繼續前行。不知不覺，工作人員已經修好了手機，交還給我。道謝、開機、離開，重新衝進大廈外的一團塵世。

大川集 利貞

逢周一、三、五見報

友善的領導力

身為不上不下的「行政官」，美國大學系主任的一項任務是為教授提供「反饋」。說白了，就是進行正式或非正式評估時，除了書面考評意見，還要面對面給被評者一個交代。而這恰恰是書生氣十足的系主任倍感焦慮的工作環節。

提供反饋是為幫助同事發現不足，彌補缺陷，取得進步。然而分管情緒的人腦前部杏仁體對所有意見的原始反應就是將其視為人身攻擊。難怪有效反饋少，引發憤怒、恐慌、逃避情緒的反饋多。行家說，有效反饋是「友善的領導力」不可分割的部分。評估者不能只當不得罪人的好好先生，而必須清晰表達要求，正面提供意見，最終指點對方找到改進方法。

首先，必須清楚表述本組織的優先目標和要求，含糊其辭只會讓人無所適從。其次，為提高同事對意見的接受度，須以身作則，歡迎他們給自己提供反饋；同事分享如何發現自身問題、解決問題的個人過往經驗也很有效。第三，提供反饋要從對方優點說起。這不是要把負面意見包裝成「糖衣藥片」，而是肯定對方的長處，鼓勵他們發揮自身優勢。第四，引導他們想像自身行為的正面、負面效果，通過培養同理心生成解決問題的新辦法。

在疫情依然嚴峻，但生活還要繼續的當下，以上貼士不僅適用於不同組織機構中的工作評估，對改善人與人之間的交流同樣有益。作為同事、朋友、鄰居甚至路人，當微笑被口罩遮蓋，如果言語能清晰傳達友善、尊重、體諒的信息，不但會事半功倍，還能彌補自我隔離、佩戴口罩、社交距離等防疫舉措可能引發的誤解、疏離和孤獨感。

墟里 葉歌

逢周一、五見報

想起了阮小七

快遞送來個大石灰球，女兒一見，歡呼雀躍，拿小錘子「卜卜」地敲。我問這是幹啥，她說是在「月球」裏挖寶。原來這球是「月亮」，細看表面灰白，疙疙瘩瘩，和科普書上的月球真有幾分相似。不一會兒，女兒挖出幾塊不同顏色的小石頭，寶貝似地洗淨了放在桌上，告訴我這是她們學校的新時尚。又說，「月球」裏能挖出啥可不一定，運氣好就能挖到罕見的「礦」。

我恍然大悟，原來是「盲盒」。我以前只知其中裝的有各色小偶，不想還有「月球尋寶」。想起前不久去大連出差，給女兒買回一盒各色小貝殼，興沖沖地拿出來，她卻只是禮節性地「笑納」。我問為

何不太喜歡，她撇嘴答道：這是「小孩」玩的。有了「月球」的經驗，我想如把貝殼糊進泥球，做成「海洋」盲盒，估計孩子會搶着要。

類似的遊戲，早已有之。我小時候，走街串巷的糖人攤、麵人攤，大多立一個轉盤。比如你有五毛零花錢，可以直接買一個孫悟空糖人，也可以轉五次轉盤，每一次都有機會獲得一個「孫悟空」甚至售價更高的糖人，當然也可能落空，此時會得到一小團糖稀，安撫失望的心靈。

還有泡泡糖（吹波膠），每拆一包，有一張畫片。比如八仙過海，至少買八包，方可集齊，但拆開才知畫中人，八包集齊的可能微乎其微。如是梁山好漢，所費

金基德的春夏秋冬

韓國導演金基德生前的最後一齣作品，是他在哈薩克斯坦拍攝的俄語電影《溶解》。電影講述了兩個背景不同、長相相似的女孩互換身份生活的故事。她們一個生活在哈薩克斯坦傳統家庭，不被允許穿貼身的衣服、時時刻刻都在家人的監控下生活；另一個則是衣着暴露，過着被有錢人包養的生活。兩個人通過「交換人生」，漸漸理解了彼此的難處。

這部電影入圍了今年十月莫斯科國際電影節的主競賽單元，在發布會上，金基德通過聯線講述自己創作這樣一部全俄語電影的初衷。他說自己在十年前產生了邊遊歷邊拍電影的想法，在去到了內地、香港、哈薩克斯坦之後，最終決定拍攝這樣一部電影，講述人與人之間的對立與艱難

和解。

金基德對於撕裂與彌合這樣的議題感興趣並不奇怪。在此之前，他的電影大多也是關於人性中善惡的撕裂、個人精神世界的救贖與和解。在他的代表作《春夏秋冬又一春》中，他以充滿詩性與佛性的鏡頭，寓言了人的一一生中，從惡念滋生，離家出走，到作惡，受罰，救贖的輪迴。這似乎也是他人生的主題。

以前有人奇怪，為什麼金基德的電影總是充滿關於性的種種惡行，如《春夏秋冬又一春》中的殺妻，《感官樂園》中的出軌，《聖殤》裏的亂倫……後來隨着他被牽扯進韓國MeToo運動性侵犯及性騷擾風波，這些電影背後的拍攝心理被人拿來一再揣度。七年前，金基德受邀參加香港

《流芳頌》

近年在網絡上的社交平台興起一個互聯遊戲：分享喜愛的電影劇照，但不能是宣傳海報，劇照不可有標題、解釋；不用說明什麼原因，只要每天分享一張圖片，連續十天之後提名另一位朋友接棒。

姑且稱之為「心中電影劇照」遊戲吧。因為不一定是最愛的電影，但若果選擇出來與人分享，我相信該電影或該畫面必定曾經對自己有所觸動。我在社交平台一直看着其他朋友接連參與這遊戲，發放圖片，有些我曾觀看，有些只算認識。某些圖片令我產生一份奇想：原來友人會喜歡這類電影。直到某朋友提名我接棒，我便苦惱了一個晚上……

到底應該選擇自己最喜愛但他人未必看過的電影？抑或選一些大家都認識而容易引起共鳴的電影？想了一個晚上，我發現了很簡單的答案：觸動自己心靈和啟發他人思潮，最值得與人分享。日本電影巨匠黑澤明於一九五二年導演的《流芳頌》，必定是首詢我希望與人分享的電影。

《流》的故事並不複雜：終生營營役役的公務員渡邊突然發現自己身患絕症，接着他以為花天酒地可以盡享殘存的生命，然後他知道地區內欠缺休憩空間，於是四出奔走協助居民將水溝改建成公園，成為他公務生涯最後一份工作。渡邊的故事放在二十一世紀社會並不

更多，好在彼時商家良心尚在，似乎沒有五百羅漢款的。

記得那時我有張阮小二、阮小五，卻總拆不到「活閻羅」阮小七，還發現小夥伴也缺此人，一度猜想奸商或許壓根兒沒印小七的畫片。但有位機靈的同學說，或許小七是有的，為增加難度，被全部發往不同省份了。想到忠肝義膽的阮氏兄弟天各一方，我們不勝唏噓，頗想走遍全國，哪怕嚼泡泡糖滿嘴酸痛，也要讓他們團聚。長大後，有了奔走四方的機會，卻再沒了嚼泡泡糖的開心。直到女兒敲她的「月球」，才讓我又想起阮氏三雄來。

知見錄 胡一峰

逢周一、三、五見報

鮮浪潮「國際短片展」，在其電影《聖殤》的映後分享會上，金基德對香港觀眾說，他希望大家在看這部電影時，不要過分定義好人與壞人的分別。但顯然很多人都不會聽他的話，可能因為私生活的醜聞，令一切聽上去像是對自己的辯解。

如今金基德在冬天離世，伴隨他的爭議並未止息，而對於他自己的救贖，金基德也許一早已想好。正如他在一次採訪中所說的：「你們有不看金基德電影的信心嗎？我想如果我現在死了，金基德會被重新提起。那些憎惡我的、否定我的人，在我死後，會以另一種態度爭先恐後地看我的電影。」

談文論藝 嘉妍

逢周一見報

罕見。黑澤明導演的高超技巧是讓角色之間互相影響，逐步揭露主角的心態，從而連繫人生的議題。渡邊的餘生沒有追求事業成功感，他致力建設的公園是一所任何年齡、性別、階層都可以享用的空間。人生在世，不應是一個孤獨的個體，如何為己為人，應是每個人生存的目標。

我最終選擇了《流》的經典畫面：公園落成之後的雪夜，渡邊獨自坐在鞦韆之上，輕輕搖晃，似在想着自己一生到底追求什麼……

文藝中年 輕羽

逢周一、二、三見報

再談電子場刊

本欄此前初探音樂會電子場刊（附圖），引來不少讀者回響。一位劉姓讀者建議設立過渡期，初期可提供紙本場刊給百分之二十聽眾，長者優先取閱。另一位蕭姓讀者表示在演出期間從手機閱讀場刊，看得非常不舒服。環保、科技固然重要，但紙本場刊的去留仍充滿矛盾和取捨。也許將來會採用西方音樂會的做法，即用者自付。

以上的建議有兩個共同點。一是肯定紙本場刊的價值；二是需要一個過渡期，以漸進的方式從紙本過渡到電子場刊。以電子場刊代替紙本，主要是節省成本，近日因疫情取消演出甚多，已印好的場刊全部報銷，轉用電子場刊有更大誘因。

疫情作為非常時期，電子場刊作為非常手段，那是可以理解的。但紙本場刊所擔任的角色，可以說是音樂會作為一個感官藝術體驗的一個組成部分，是現階段技術水平的電子場刊沒法代替的，就如唱片代替不了實況演出、營養藥丸代替

不了美食。

相信極少地方像香港的做法，場刊是預先放在全院每張座位上的。從閣下入場，在座位上拿起節目單，然後安坐，翻開場刊看節目內容、演出者資料，藝術體驗就從那一刻開始。藝術欣賞作為心靈的感性體驗，任何對感官不必要的刺激，都應避免。可是眼球凝視發光屏幕、瞳孔隨着手指掃上掃落，眼部備受刺激。遇上演出期間需要打開手機看場刊，又或其他人也有此需要的話，台下隨時變成星光閃閃。假如因開機招來短訊鈴聲，騷擾就更大。紙本場刊的靜態，既不用擔心訊號不足，也免卻因發光、場務員指令關機等煩擾影響雅興。

印刷場刊當然要花錢。十二頁雪銅紙的彩色場刊，九百本需港幣七千六百元。一場交響音樂會，排練加演出、場租等費用至少五十萬元，場刊僅佔百分之一點五。聽眾從音樂廳四散回家，手上的場刊就成為流動宣傳，加上各演出、贊助

者芳名記錄其中，如此效益，值得投資。「交響樂就是個花錢的事業。」周恩來總理一九四五年的這句名言，值得細味。



樂問集 周光蓀

逢周一見報

郵政局

每到一個城市，我安頓下來之後的第一件事，就是尋找最近的郵政局。來到香港，也不例外。初到香港時住第三街，西營盤郵政局在百米之內：正門開在薄扶林道上，而用來給郵車裝卸的側門正正開在第三街上。每日返工路上，總能遇見郵政局員工，或是三三兩兩從街口的茶餐廳走出來，或是正在郵車旁把郵袋一個一個卸下來，豆大的汗珠從略顯粗糙的臉上滾落，陽光下格外醒目。

報上時有文章講香港郵政經濟虧損，也有人建議減少對其補貼，甚至認為電子商務越來越普及的當下，郵政勢必自生自滅。放眼全國，「中

國郵政」似乎也經常處於被吐槽的尷尬位置：一邊是傳統業務萎縮，一邊是各種快遞公司層出不窮。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不管狂風暴雨，不管寒暑節日，不管距離多遠，不管消耗多少人力物力，南至三沙，北至漠河，高至珠峰，甚至是太空，只要一個郵編，「中國郵政」都能送到。而一封掛號信，只要不到五港幣。香港郵政也是如此。即便是「上粉沙打」山窩裏的小村落，流動的便民郵車也一年到頭從不缺席。我想，郵政局，意味着一種責任和使命。

郵政局更寫滿我青春的印記：情實初開的年紀，我曾經那麼萬分盼望郵遞員的到來，他帶來

異地少女紙上的聲音和問候，我青春的感情通過郵車得以傳遞，為我孤寂的生活帶來無限生機與活力——雖然，那些綠色的信使渾然不覺他們在我心中是多麼重要。

時至今日，我依然保留寫信的習慣，成了頑固的郵政愛好者。我喜歡望着那杳遠的天空，想着那一封封即將到來的問候，那被運來運去的情感，夾在一個不斷超重的信封裏，溫暖我生命的旅程。

負喧集 趙陽

逢周一、三見報

jackeyzhao2018@gmail.com